



娛語

二





娛語卷二

劉禹錫曰八音與政通而文章與時高下張方平曰文章之變與政通此二語可謂能論文者矣蓋文運與時運相應如影響故盛世之文其氣正大衰世之文其氣纖靡徵諸歷代皆然矣我邦近世操觚家競出新奇真氣不振所謂賣花擔上沽桃李者是雖可以粉飾太平甚虧盛世之雅俗有志之士可不自省乎

一日與客論學余曰夫學也者一本而已矣而其勢

不得_レ不分也。故有王公學、有儒者學、有庶人學。能通經旨大義、明成敗興亡之理、其心正、其智明、進賢退佞、邪正得失、瞭然不惑、以安萬邦、以調陰陽者、王公之學也。上自六經、下及子史百家之書、博涉通覽、多畜前言往行、上以備顧問、下以教子弟、儒者之學也。通人倫孝悌之大義、族親和睦、拘錄疾力、以敦比事業者、庶人之學也。若使王公徒研章句、事文辭、區區於蠹蟬之間、則吾必知其非英明之主也。使儒者枵腹寡聞、不達今古、拘拘自局、則吾必知其為無用儒也。使庶人或縱談治亂、或耽溺文辭、則吾必知其不

能守業也。是勢之不得不分也。若夫上下尊卑、各得其宜、秩然不紊者、聖人之道也。是學之所以一本也。孔子之夢周公、慕之之切、見於夢寐也。而呂覽則曰：「夫子夜則親見周公而受學、是附會其說也。」至於王通、則其沒也、孔顏夢名之、或雖積思之所致、亦近乎妄矣。元黃澤嘗夢見夫子、以為適然、既而屢見、最後乃夢夫子親授所校六經、字畫如新、是殆妄想也耳。晉陶侃、謹慎方正、不從頽俗、不溺浮華、其言行之正、蓋東晉中一人也。然晉書侃傳曰：「侃勝妾數十、家僮千餘、珍奇寶貨、富於天府、及都督八州、據上流、握強

兵潛有窺窬之志，每思折翼之祥，自抑而止。觀此言，則其本志蓋未可測也。余嘗題淵明歸隱圖曰：夢生八翼入天門，士行雄心未易原。松菊依然晉風月，陶家盛德在曾孫。

源義經之讒，無一人之解說之，人情如此，可嘆也。獨南都僧得業聖佛，有黨義經之議，名而鞠問之。聖佛不屈，陳說兄弟友愛為治國之本，理直言切，以感動賴朝。其言載在東鑑，當時重忠廣元諸臣皆緘口無言，豈不羞死乎。

山崎闇齋黃瀨川詩云：昆弟久流離，相逢淚汨而，不

負此初志，惡乎有景時。此詩語雖不圓，意則可稱。賴朝之梟雄，義經之精悍，固不能相容，然其積年流離，卒然相會，真情之所發，豈有他慮乎。其相忌害，失友于之道者，皆私心之所致也。

賴朝以權術御人，然亦有寬弘人君之度。聖佛以理折之，不止不忿之，加以優待。佐竹秀義臣岩瀨與一面責其誅一族，論詰不假。賴朝亦赦之，以為麾下士。藤原泰衡臣由利八郎，抗言不屈，且罵其父義朝，然容而不問，命重忠善視之。曾我時致復讐之夜，將狙擊賴朝，既被獲，亦抗言不屈。賴朝愛其勇敢，不得已

而後殺之、且復養父祐信、曾我庄稅、以給兄弟之祀、此數事、皆非庸主之所及也、

東鑑載義經逃亡之後、賴朝改稱其名爲義行、後久不獲、大夫屬入道曰、義行者、其訓能行也、能藏之義也、是以久不獲之耳、其訓同者、豈忘之、於是復用舊名、按忌字訓其來尚矣、然如此殆近兒戲、後又改稱義顯、雖不說其義、蓋取顯明易獲之意也、

黃庭堅曰、余嘗爲諸子弟言、士生於世、可以百爲、唯不可俗、俗便不可醫、或問不俗之狀、余曰、難言也、視其平居、無以異於俗人、臨大節而不可奪、此不俗也、

士之處世、或出或處、或剛或柔、未易以一節盡其蘊、然率以是觀之、涪翁此言有旨哉、世人之所謂不俗者、必行奇言僻、非圖書不說、非風月不談、而後有不俗之目、是豈真不俗哉、

誰言妾有夫、中路棄妾先自殂、誰言妾無子、側室生兒與夫似、兒讀書妾辟纁、空房夜夜聞啼鳥、兒能成名妾不嫁、良人瞑目黃泉下、余嘗愛此詩、貞靜幽情、義正而辭婉、頗有古詩之體、然竊疑是必詞人之擬作、偶讀名媛詩歸、此爲明章節婦金氏詩、載其畧、傳曰、章節婦吉州人、金氏、其夫溫州樂清章文寶、已聘

金未成婚，納妾包氏有姪，而文寶得疾且死。金氏聞請往視，父母不許。金氏堅欲往，文寶一見即逝。金氏為棺斂之，撫妾守喪，妾生子綸，親教讀書，通四書大義。復遣就外傳，竟第正統元年進士，官禮部主事。先欲疏請復儲，恐貽母憂未上。金氏聞之，謂曰：「我平日教汝何為？汝能諫死職，我雖為官婢，無恨也。」綸遂上疏忤旨，杖幾死，禁錮詔獄。金氏怡然，綸天順二年復官終養。金氏嘗自為詩見志，余讀之，始知有其人。且深嘆其貞烈，蓋金氏之所處甚難者有四焉：未成婚夫死，不復他適，一也；妾有姪，撫之不嫉，二也；視妾子

如己出，教育有方，三也；勸子赴義，雖為官婢，不辭，四也。嗚呼！金氏志操如霜，處事明決，有此人，有此詩，不得不表出焉。後閱列朝詩集云：「誰言妾有夫，一篇高季迪詩也。」據此，季迪咏其事也。

唐裴行儉曰：「士當先器識而後文藝。」宋劉摯之訓子孫，每曰：「士當以器識為先，一號為文人，無足觀矣。」余亦嘗作文論，其末有言曰：「文苑傳則人物之糟粕耳，亦此意也。」陳垣曰：「好名，孟子所不取，然求士於三代之上，惟恐其好名，求士於三代之下，惟恐不好名耳。」晁迥曰：「名

利皆不可好也。然好名者比好利者差勝。好名則有所不為。好利則無所不為也。弘曰：二子之言皆有病。然輒近之。世士之好名者亦未易多得也。噫。

紂剖比干心。曰：聖人心有七竅。後不聞其類。但南史沈攸之傳攸之於櫟林與文和俱自經死。村人斬首送之都。或割其腹。心有五竅。

關雎樂而不淫。及鄭聲淫之類。諸說皆主聲而言。曰：是論樂也。非論詩也。余謂樂聲之和。即詩之和也。樂聲之淫。即詩之淫也。正詩豈有淫聲乎。淫詩豈有正聲乎。朱注主情性。諸說主樂聲。兩義互并用。

唯上智與下愚不移。程伊川曰：自暴者拒之以不信。自棄者絕之以不為。雖聖人與居不能化而入也。仲尼之所謂下愚也。然其質非必昏且愚也。往往強戾而才力有過人者。商辛是也。按以殷紂為下愚。西漢書古今人表序已有其說。曰：唯上知與下愚不移。傳曰：譬如堯舜禹稷尚與之為善。則行。紂謹兜欲與為惡。則誅。可與為善不可與為惡。是謂上智。桀紂龍逢比干欲與之為善。則誅。于莘崇侯與之為惡。則行。可與為惡不可與為善。是謂下愚。是亦以桀紂為下愚。與伊川之說同也。

漢書戾太子傳壺關三老茂上書曰陰陽不和則萬物夭傷父子不和則室家喪亡故父不父則子不子君不君則臣不臣雖有粟吾豈得而食諸按是引用魯論全句而加二則字意義大變雖切於漢武父子然甚失聖語之本旨

東坡武王論評者謂將無作有蘓文議論文中滑稽者余謂蘓議論諸文大抵皆架虛起來此文卓識正議自大處論起優諸論遠矣滑稽之評非作者之意但中間舉荀文若論之比擬非其倫為失當耳秦檜之奸千歲之下猶思啗其肉人人皆然不獨義

樵也而明儒丘瓊以為南宋之勢亦不得不出於和檜之主和未為失計此論後人已議其黨奸人矣後讀清儒趙翼陔餘叢考亦大主張檜議至於稱為南渡後一大功臣嗚呼使其議可取君子猶愧稱之況必不然違眾張之亦好異之甚哉岳王墳前作秦檜俯伏之像以擊之其僇辱至矣而宋時已有穢家之辱先之也風月堂雜識云秦儂墓在建康墓上豐碑屹立不鐫一字蓋當時士大夫鄙其為人兼畏物議故不敢作神道碑及孟珙滅金回屯軍於檜墓所令軍士糞溺墓上人謂之穢家

烈祖成績曰。神祖為政。務在大體。不喜新法。嘗諭大將軍親臣井上正就曰。我家政事。專奉祖考之遺範。與二公之遺老耆宿。熟謀審議。而所定也。其要一以仁恕為本。弊忠信而斥姦軌。與衆同好惡。下無怨讟。若有新進輩。銜才矜能。侮慢古法。有所更革。則邦之蠹也。汝須白將軍。亟黜此輩。凡明君良將。取善于人。昔源賴朝討奧州。泰衡而平之。書牌榜郡縣曰。政事一遵秀衡之軌轍。老稚悅服。奧州立治。其牌至今猶存。未有賴朝印章。吾嘗見之。為國者須體此意。善哉。神祖之言也。自古新進輕俊之士。往往

恃才好更革。而不知大體。專欲聳動耳目。舞智聘材。炫人君之明。紊國家之紀。以生亂階。所謂國之蠹也。語曰。利不百。不易業。況祖宗之法乎。名臣言行錄。真宗初即位。李沆為相。嘗問治道所宜先。沆曰。不用浮薄新進喜事之人。此最為先。如沆亦可謂知大體矣。陸象先曰。天下本無事。但庸人擾之耳。耶律楚材曰。興一利。不如除一害。生一事。不如減一事。亦皆知此弊者也。

泊宅編曰。人有所不為。然後可以有為。凡物亦然。裴氏新書曰。虎豹無事。行步若不勝其軀。鷹在衆鳥之

間若睡寐然。蓋積怒而後全剛生焉。此越人所以滅吳之道也。余甚愛此語。男兒須有此氣象。苟悻悻然見於面者。小丈夫也耳。

明史朱國祚請遣還大西洋人利瑪竇疏曰。會典止有西洋瑣里國。無大西洋。其真偽不可知。寄居二十年。方行進貢。則與遠方慕義特來獻琛者不同。且其所貢天主及天主母圖。既屬不經。而所携又有神仙骨諸物。夫既稱神仙。自能飛昇。安得有骨。則唐韓愈所謂凶穢之餘。不宜入宮禁者也。況此等方物。未經臣部譯驗。徑行進獻。則內臣混進之非。與臣等溺職

之罪。俱有不容辭。及奉旨送部。乃不赴部審譯。而私寓僧舍。臣等不知其何意。但諸蕃朝貢。例有回賜。其使臣必有宴賞。乞給賜冠帶還國。勿令潛居兩京。與中人交往。別生事端。按嘗聞天主教之入吾邦。蓋其教中之一邪法也。故嚴禁之。今據此疏。則利瑪竇之所傳。亦其邪法。而與傳于吾邦者。不甚相遠。所謂神仙骨者。不知何物。其妄可知也。

余讀五代史。至唐六臣傳。嘆曰。張文蔚以文行知名。楊涉祖唐名家。世守禮法。張策少聰悟好學。趙光逢方直溫潤。謂之玉界尺。此四人者。皆當世知名士。而

一朝降梁奉冊北面舞蹈與薛貽矩蘓循等巧佞小人列為六臣廉恥拂地嗚呼是雖生之不辰亦執志之弗固也所謂欠一死而無補者也

宋廣平鐵石心腸而有梅花賦南宋李綱亦鐵石心腸而有梅花賦其人同品其文同調可稱雙絕余讀李忠定公集鈔錄其賦曰皮日休稱宋廣平之為人疑其鐵石心腸及觀所著梅花賦清便富艷得南朝徐庾體然廣平之賦今闕不傳余謂梅花非特占百卉之先其標格清高殆非餘花所及辭語形容尤難為工因極思以為之賦補廣平之闕云其辭曰固陰

洄寒艸木凍枯惟茲梅之異品得和氣而早蘓爾乃結根蟠據擢幹橫斜發青枝於宿枿未綠葉而先葩素英剪玉輕蕊搖金絳蠟為萼紫檀為心薑方苞而露重梢半裊而雲深凌霜霰於殘臘帶烟雨於疎林漏江南之春信折贈遠於知音此梅花之大畧也若夫含芳雪徑擢秀煙村亞竹籬而絢綵映紫扉而斷魂暗香浮動雖遠猶聞正如梅仙隱居吳門豐肌瑩白嬌額塗黃俯清溪而弄影耿寒月而飄香嬌困無力嫣然欲狂又如梅妃臨鏡嚴粧吸風飲露綽約嬋娟肌膚冰雪秀色可憐姑射神人御氣登仙絳襦素

裳步搖之冠、璀璨的樂、光彩燁然、瑤臺玉姬、謫墮人間、半開半合、非默非言、溫伯雪子、目擊道存、或俯或仰、匪笑匪怒、東郭順子、正容物悟、惟標格之獨高、故衆美之咸具、下視羣芳、不比數、桃李遜嬌、梨杏推妍、玫瑰包羞、芍藥厚顏、相彼百花、孰敢爭先、鶯語方蟄、蜂蝶未喧、獨步早春、自全其天、至於功用、已周、欽華就質、落英飄零、結成青實、鍾曲直之真果、得東方之正色、傳說資之以和羹、曹公望之以止渴、用其材可以為棟梁、採為藥、可以蠲煩熱、又非衆果之所能髣髴也、爰有幽人、卜居梁溪、藝松菊於三徑、樹蘭蕙

之百畦、丹桂團綠、竹猗猗、植茲梅於其間、庶歲寒之相依、嗅花嚼實、侑此一卮、頽然而醉、不知天地之高卑、豈特泉石膏肱、煙霞痼疾、殆所謂未能忘情于草木、聊託物以娛嬉者乎、按此序稱廣平之賦、今闕不傳、然後世諸書載之、豈宋時沒而不傳乎、或忠定未及見之乎、此二賦固可並行、因併載之、曰垂拱三年、余春秋二十有五、戰再北、隨從父之東川、授館舍、時病連月、顧瞻圯墻、有梅一本、數葩於榛莽中、喟然嘆曰、斯梅托非其所、出群之姿、何以別乎、若其貞心不改、是則可取也已、感而成興、遂作賦曰、高齋寥閨、

歲晏山深、景翳翳以斜度、風悄悄以亂吟、坐窮簷以
無朋、命一觴而孤斟、步前除以躑躅、倚藜杖于墻陰、
蔚有寒梅、誰其封植、未綠葉而先葩、發青枝於宿枿、
擢秀敷榮、冰玉一色、胡雜還於衆艸、又蕪沒於叢棘、
匪王孫之見知、羌潔白其何極、若夫瓊英綴雪、絳萼
著霜、儼如傳粉、是謂何郎、清馨諧襲、踈蕊暗臭、又如
竊香、是謂韓壽、凍風晚濕、風露朝滋、又如英皇泣于
九疑、愛日烘晴、明蟾凍夜、又如神人來自姑射、晦煙
晨昏、陰雲晝闕、又如綠珠輕身墮樓、半含半開、非默
非言、溫伯雪子、目擊道存、或俯或仰、匪笑匪怒、東郭

慎子、正容物悟、或憔悴若靈均、或歌傲若曼倩、或嫵
媚如文君、或輕盈若飛燕、口吻雌黃、擬議難徧、彼其
藝蘭兮九畹、采蕙兮五柞、緝之以芙蓉、贈之以芍藥、
玩小山之叢桂、掇芳洲之杜若、是物皆出於地產之
奇、名著於風人之託、然而艷於春者、望秋先零、盛於
夏者、未冬已華、或朝粧而速謝、或夕秀而遙衰、曷若
茲卉、歲寒特妍、冰凝霜沍、擅美專權、相彼百花、孰敢
爭先、鶯語猶蟄、蜂房未暄、獨步早春、自全其天、至若
棲迹隱深、寓形幽絕、恥隣市廛、甘遯岩穴、江僕射之
孤燈、向寂不怨、悽迷陶淵明之三徑、挨間曾無惜結、

諒不移於本性，方可儼乎君子之節。聊滌翰以寄懷，用垂示於來哲。又按發青枝於宿栢，云云數句，溫伯雪子云云數句，相彼百花，云云數句，李賦全與宋賦同。李既稱廣平之賦，今不傳，不見之必矣。假令見之，亦決非生吞活剝之徒。古人有暗合之句，然不至如此之多，是大可疑。李賦序稱補廣平之闕，則李唯補其闕，其相同者為宋賦之原文，亦不可知也。或後人以李賦中之句，攙入宋賦中，以為完篇，然無可證據，因併錄以俟識者。

李綱剛正忠良，與宗澤趙鼎齊名，固南宋中第一等

人物也。今讀其集，頗淫佛者，大不似其人品。因錄其天王院新塑釋迦像金色珠鬘一篇為證。夫明心見性說，高明者亦往往溺之，固不為怪。獨李公之所崇，有類婦女者，可怪也已。韓昌黎李忠定皆是剛正人，而韓公論佛骨，李公淫佛珠，人心不同如是。其文曰：宣和庚子之秋，沙陽天王院命工創造釋迦牟尼大覺金仙之像，邑之士女童稚，出力施財，運致土木，不約而會，既勤撲剝塗墍之功，而采飾未施，相好未具，有以工之所摹畫為未然者，將毀其像而改造之。始建是議，而像出異物，色如黃金，顯如真珠，徧滿佛身。

及蓮華座如水布沙蠶種子璀璨熠燿光奪人目士
女童稚瞻禮贊嘆隨意掇取已而復生不可勝紀於
是曩之建議者悔罪懺非財施益盛緣事遂集客以
其故語余往觀信然得數粒以歸竊思諸佛顯示神
變化導有情不可測量方其入大涅槃現舍利子諸
天及人建窣堵波種種供養以作佛事與
金色珠攝伏不信增上慢者其理一也惟舍利子體
極堅固鍊鍛焚燒所不能壞而此珠虛脆不實力可
破碎為不同耳蓋舍利子者報身所成而此珠即土
木假合而化故不得不異也知諸佛法如幻如夢如

象如響如光影如空華如尋香城如變化事則彼報
身與此土木之所假合彼舍利子堅固不壞與此珠
之虛脆不實亦無差別惟達諸法空者可以語此梁
谿居士重宣此義以偈贊曰誓首釋迦文善逝天人
師緣終示寂滅無量舍利子悉建窣堵波天人共瞻
禮像法住世間化道諸有情亦示大神變攝伏不信
者璀璨真金色清淨妙寶珠即彼土木中現此希奇
事有來瞻禮者隨取即與之既與出愈多不可為量
數當觀舍利子及此金色珠堅固與虛脆無異無差
別佛子具智慧悉發敬信心勇猛勿復疑歸依無上

道。余有讀李忠定公集二絕句曰：鐵心同詠梅花賦，千古高風在兩賢。恨殺詩人無眼力，却將知己屬逋仙。詠梅花賦也。魯公親述麻姑記，忠定丁寧說佛珠，不妨微塵時眯目，千尋剛氣徹雲衢。詠佛珠事也。歐陽永叔論顏魯公麻姑仙壇記曰：顏公忠義之節，皎如日月，其為人尊嚴剛勁，象其筆畫，而不免惑於神仙之說，釋老之為斯民之患也深矣。右見庚子消夏記。宋史呂大臨傳：富弼致政於家，為佛氏之學，蒙齋筆談：富鄭公少好道，自言吐納長生之術，信之甚。

篤，亦時為燒煉丹竈事。守亳時，迎潁州僧正顒，館於書室，親接弟子禮。右出日知錄：觀之則富鄭公并佛與道而好之，亦胡獨恠魯公忠定公乎。

京師東福寺巨剎也，苑中栽楓樹數百株，溪流映帶，有通天橋，高架其上，及霜降，楓紅，則傾城士女，雜沓麋至，清淨禪境，殆為酒芬髮香所污，是得非楓樹作祟哉。本朝畫傳云：足利將軍義持甚愛北殿主画，一日謂之曰：卿有所求，我必充之。兆曰：一衣一鉢，固於我足矣。官爵貨財，皆非所求，有一於此，近來東福衆僧好植櫻樹，至後世則恐精舍變為遊宴場，是余所

嘆也。願奉命伐之，義持大感其言。許所請悉伐之，據此言則寺中素種櫻花，明兆伐之，其先見可謂卓矣。後人以楓代櫻，果引風塵，不用兆之言何哉？余通天橋觀楓詩詠此事云：高僧昔日伐花妖，秋錦何為尚自驕。相伴紅雲深處去，綺羅影亂夕陽橋。周濂溪曰：人之精神，貴藏而用之。苟銜於外，則鮮不敗者。如利刃，物來則刺之，若恃刃之利而求割乎物，則刃與物俱傷矣。濂溪此語，實學者之韋弦也。韓文公一代之文宗也，然四舉而後成進士，猶且汲汲待有力者之哀之。朱文公一代之名賢也，然紹興

十八年及第，在五甲九十名，是何卑乎？在其上者，其何人乎？故士之在世，毀譽窮達，豈足論哉？

騎虎之勢，必不得下，隋獨孤后語也。五代史郭崇韜傳，稱為俚語。按晉書溫嶠傳曰：騎猛獸，安可中下哉？是此語之所原也。

或嘲余曰：子擲青囊執黃卷，其志則偉矣，然敝衣糲食，俯仰于蠹魚堆裏，不得一日之安，其獲財也，不如方技，其得貴也，不如浮屠，其治生理家也，亦大不如商賈之安且饒也。今子求而就之者何也？余咲荅曰：夫風院雪窓，一盞青燈，滿案圖書，或與忠臣烈士偉

人隱流邂逅晤語於一室之中前言往行師之友之或遭讒佞奸邪惑主陷賢之徒則心誅筆伐論之不貸加之萬古興亡治亂得失歷歷在目宛然一大劇場也當此時也極口稱之不受阿諛之議極口彈之不觸忌諱之害所謂天下之樂在几案者古人豈欺我哉然非其人則不可與語樂境要亦各從其所好耳

明世說載周公瑛知廣德有道士作法能使童子舞公摘樹葉置童子懷中戒曰汝第舞但樹葉落地則皆汝矣童子心在守葉道士百計作法凝然不動弘

曰無知童子心有所守則妖法弗能撓之況君子成德自守者乎孟子曰周於德者邪世不能亂此雖小事亦足為士君子之戒矣

宋朱翌猗覺寮雜記云三代之禮不可行於今蓮豆簋簠冠冕裳幅姑存古制而已不可廢也有一士人作喪禮以遺一貴人貴人出以示予曰何如余曰考究禮文皆是無可疑者曰可行乎余曰不可行貴人曰何為不可行也予曰古人始死也自屬纊至大小歛陳尸之所皆有法如哭泣之聲弔問之位皆有叙殯於寢五月七月之葬三虞之祭如此之類皆於今

不協且如今之人家宅宇安得如古之制所謂寢所謂堂阼階賓階之類向南向北皆不合於古又人家卜葬年月利不利安能行百日虞祭方荒迷哭泣安能一一陳古禮若暑月一夕之傳則有害矣何暇論大歛小歛次序且如有五兄弟一為公一為卿一為大夫士一為庶人則禮從而不同若使之各行其禮乎若止推長者或官高者行禮則已不合於古矣至於紼綽帷裳之具畫象事之與古人用尸一一不同故不可行貴人曰然則古人何為行得余曰惟古人能行蓋古人於吉凶軍賓嘉五禮未嘗頃刻廢也此

身此心日夜往來乎規矩法度之中故不以為苦今之人吉凶軍賓嘉禮未嘗少留意忽一日家有變故乃欲使之周旋於此必已為大苦矣是以不能行也荒迷之中一旦強之必有可笑此事又不可預使之習儀且男子行之可也婦人女子如之何一旦倉卒喻之使如禮乎然則有可行者乎曰無所不用其至與夫哀而止耳則人人可責不問賢愚貴賤古與今也若不誠於中而區區泥古之文則非聖人意也弘曰古禮之不可行於後漢土猶且如此況於吾邦乎五帝殊時不相沿襲三代異世不相襲禮三代有

婦言卷之二
損益況萬代之後乎而後世學者聚訟不已亦可謂
不達事情也吾邦近人或行鄉射投壺之禮觀之
者以為兒戲行之者亦不出誠意皆不知聖人行禮
之本何益之有程伊川曰行禮不可全泥古當須視
時時之風氣不同故所處不得與古不異若全用古
物亦不相稱雖聖人作須有損益王陽明曰古禮之
存於世者老師宿儒當年不能窮其說世之人苦其
煩且難遂皆廢置而不行故今之為人上而欲導民
於禮者非詳且備之為難惟簡切明白而使人易行
之為貴耳二家之言可謂知禮之本矣

本邦專賀六十一稱為本卦漢土亦有賀之者所謂
華甲子是也陳白沙集壽張撫州六十一詩序曰有
剛氣者常伸於萬物之上人謂兩山傲豈真傲者耶
兩山謝郡歸今年六十有一矣兩山之子詡也從余
游限於官守不得奉卮酒為兩山壽為作長句以壽
之其辭曰太守春秋踰六十面如丹砂髮如漆揮毫
落紙神飄逸拄頰向空思紆鬱白雲滿野山露骨誰
道頭啣非外物笑傲得之寵為失平生自許剛不屈
兩山宴坐何處山願效南山保終吉又清人陳其年
四六有壽閭再彭先生六十一序

焦氏筆乘引薛子緒言云萬物自無而有無其根也能無者謂之歸根無聲無臭歸根之學也論語曰有若無若之一言猶隔影嚮顏子所以未至於聖人弘曰謂自無而有無其根也可也蓋無中生有天地之理不得不然焉然聖人之道貴實用若有無之說非學者之所先可謂歸根之學非古訓也今謂若之一言猶隔影嚮余以為顏子之所以為顏子正在若之一字除之則落異端古來聖賢之書有不欲寡欲勝欲之稱未嘗說無欲是無欲聖賢之所不言也漢書杜欽對策唯陛下純德普施無欲是從是分明有無

欲之字而師古註曰從讀曰縱不縱心於所欲也則亦非無欲之義古人之不說無欲如此也

孔明成事始終以誠仲達成事始終以偽孔明始終以誠而不能拓偏安之業仲達始終以偽而能創一統之基是以後世俊邁負才者非不尚孔明之誠而竊學仲達之偽殊不知千載之下童豎亦知尊武侯而唾司馬其成功則天也君子之所不論也學者能透破斯關則事事出乎至誠矣行不奇則不足以駭世說不奇則不足以眩人行奇則可變而為蕩為誕說奇則可變而為僻為恠輕薄

子弟閼然超之、傷風教多矣。傳曰：學非而博、順非而澤、以疑衆殺、吾恐輓世好奇之士、免先王之刑難矣。偶讀藤樹集、每篇片言隻語、亦必歸道德、其氣象純粹、可想也。然當時文運未闡、行文之間、未免踈謬。詩亦直述其志、殊乏風致。余唯愛其明德首尾吟一絕、曰：原是太虛月、一團怒雷陰。雨甚無端、陣陣西風雲。霽後、原是太虛月、一團。此篇或傳為赤穗義士作者、誤矣。

歸有園塵談曰：喜以文字詈人者、巫蠱之見也。代人作咒咀而已。喜以文字誅人者、星相之術也。為人添

福祿而已。此言實中文士之病。嗚呼！男兒豈忍費思騁辭、以效巫蠱星相之態哉！士風與時變化、雖其善惡淳漓之不同、大抵皆不免趨一偏。其甚者則周末處士橫議、從衡之說徧天下、少負才氣者皆競為之。翕然相煽、簧鼓一時、是說士之變也。至東漢之末、士風好矯激、名人賢士汲引為黨、排邪矯俗、遂釀禁錮之禍、是黨人之變也。司馬晉則溺莊老、談玄理、崇虛無、浮言惟務、其極也。至以天下委胡虜、是清言之變也。至趙宋、性命道理之學興焉、以誠意正心致知格物、標榜天下、當時篤行沉潛

之士皆爭向之學問之道至此大改面目是理學之變也如周末司馬晉則變之不善者也如東漢趙宋則變之善者也然或過矯激或近迂濶謂之天下士人之正風則未矣

余嘗讀保建大記其所論有先其迹而後其情者今舉二條論之保元之亂義朝不能救其既降之父其罪固不待言矣然義朝殺其父者出乎清盛之奸謀清盛先殺其叔父忠正為之倡以使義朝殺其父欲殺人之父先殺其叔父殘忍亦甚矣故原其情則清盛之罪固不在義朝之下而史氏之論獨責義朝殺

其父而不責清盛殺其叔父是豈非先其跡而後其情者乎又書長田忠致殺義朝曰內海莊司平忠致誅源義朝鎌田政清而其論過與忠致毫無罪之其意以為義朝王室之巨賊忠致為邦誅之固天下之所同快也豈可罪之哉且曰忠致高望之後世任王官世司王邑世系位祿未必在義朝之下聞其為邦誅賊未聞為下弑上也其辨忠致非義朝之臣誠確矣然察當時之勢忠致雖不為義朝之家臣亦得非嘗受其使令者乎何以知之忠致以女妻鎌田政清政清義朝之家士則其形勢可知也況義朝平

治之舉，不過欲壓平氏之權，以報其私怨耳。惟其所與謀，不得其人，而妄蹀血。王廷故不免有亂逆之名，是淺慮之所致，而非寔有弑逆之心者也。然則忠致殺義朝，非為天下而為清盛也，非為清盛而為己也。清盛果為忠誠之臣，則忠致為之殺義朝，於義或可也。然清盛者，其暴虐亦一義朝，則將何益？王室乎？蓋平氏以重賞募獲義朝者，忠致為利所誘以殺之，後果貪賞無厭，反為清盛所折辱，且終身首鼠兩端，不知守義，卒為賴朝所戮，其醜行如此，則彼豈知其於義可誅而殺之者哉？是忠致之狼性豕心，可惡

之甚也。故吾聞其為利殺人，未聞為邦誅賊也。由此觀之，互書曰忠致殺義朝，豈有與忠致之理哉？史氏之論，亦先其迹而後其情，是非所以垂戒於後世也。過秦論中所載徐尚翟景帶佗之類，與吳起孫臏蘓秦等並稱，是必當時有名之策士，而後皆不傳其事，無所考。前漢功臣表十八侯中所載王吸虫達丁復等，有何功業，與三傑平勃等為伍，是亦未可知。後出師中所載陽羣馬玉閭芝丁立白壽劉邵鄧銅等，與趙雲並稱，亦必非庸將，而蜀志無傳，其人無所考。前出師所謂郭攸之名，次費董上，亦蜀志無傳，但名出

董允傳曰性素和順備負而已後出師所謂李服圖之亦不可知其為何事由是觀之名之存沒人之顯晦或有幸不幸古人湮滅不傳者必多操觚者不得不任其責也

梁溪漫志所載韓世忠退隱後贈蘓尚書二詞亦可誦其一臨江仙云冬看山林蕭疎靜春來地潤花濃少年衰老與山同世間爭名利富貴與貧窮榮貴非干長生藥清閑是不死門風勸君識取主人公單方只一味盡在不言中其一南鄉子云人有幾何般富貴榮華總是閒自古英雄都如夢為官寶玉妻男宿

業纏年邁衰殘髮髮蒼浪骨髓乾不道山林有好處貪歡只恐癡迷誤了賢

卜齋記曰關原役之後三成行長等之族男子誅之妻女子置而不問可謂寬政矣三成女為舞妓見老人雜話

謝上蔡曰吾平生未嘗干人在書局亦不謁執政或勸之吾對曰他安能陶鑄我我自有命若信不及風吹艸動便生恐懼憂喜弘曰學者無自立之力則顧前顧後少少毀譽輒動其心上蔡風吹艸動喻最妙呂覽曰人有好獵者曠日持久而不得獸入則媿其

家室出則媿其知友州里惟其所以不得之故則狗惡也欲得良狗則家貧無以於是還疾耕疾耕則家富家富則有以求良狗狗良則數得獸矣田獵之獲常過人矣非獨獵也百事也盡然余嘗論之曰欲得獸而求良狗人之常情也欲求良狗反就耕種其謀甚迂然以此為迂不返耕種則不獨不得良狗家室州里之辱遂不可解焉能忍一旦之辱以務其本則久而成其志前日之嗤我者伏矣故凡欲成事在務其本務本有術必以其漸大抵事以漸則成欲速則必敗徐重耐忍不拘拘於目前終始如一則百事無

不成矣自古豪傑之士事業過人者皆以此也夫躁進輕佻一跌喪氣者豈足論哉溫如美玉粹如精金君子之德也調良如驥挺拔如松君子之才也確而如石潔而如霜君子之志也如浩流入雲長虹飲河君子之氣也如芙蓉覆水秋蘭被崖君子之韻也積其德畜其才守其志而養其氣而神韻存矣目一識丁口數呼癸文字崇人深矣然南面王侯北窓義皇讀一篇之書有一段之樂文字慰人多矣茶不可無酒不可無花竹不可無幽齋淨室不可無環

流清機不可無、然或可得、或不可得、不可得亦不欲、必得之、唯一時無書、一時不樂、一日無書、一日不樂、天下至樂、吾其老於書圃乎、
沉作喆寓簡云、每閉閣焚香、靜對古人、凝神著書、澄懷觀道、或引接名勝、劇論妙理、或鵲詠自娛、一斗徑醉、或儲思靜睡、心與天遊、當是之時、須謝遣萬事、勿令相干、雖明日有大榮、大辱、大禍、大福、皆當置之、一處無一眼睫許、壞人佳思、習熟既久、靜勝益常、群動自寂、便是神仙以上人也、一世窮通、付之有命、萬緣成敗、處以無心、又云、一生之計、通塞貴賤、自有定命、

一家之計、飢寒飽暖、亦有定分、皆非智力所能為也、營營何益、徒自苦耳、只一觴一詠、笑傲自適、閉閣焚香、讀書以窮性命之理、著書以寓經濟之意、賦詩以發喜怒哀樂之心、浩歌以暢幽閒曠遠之趣、焉往而不自得哉、營營然者、力務去之、勿容其少留也、弘曰、吾輩涯分、互如此、是先得我心者也、
宋書索虜傳、元嘉五年、託跋燾使大將吐伐斤西伐長安、生擒赫連昌、燾常使昌侍左右、常共單馬逐鹿、深入山澗、昌素有勇名、諸將咸謂昌不可親、燾曰、天命有在、亦何所懼、親遇如初、我邦源義家之於阿

部宗任其事其勇可相比擬

癸酉年江戶有後妻殺夫其子又殺之者士師之議將處殺繼母之刑而未決質諸學士林氏林氏曰婦而殺夫婦道已絕且彼非親母則我焉得而復母之既不以為母則豈忍坐視父之死哉是宜從輕也士師弗聽遂處重刑余聞之竊謂夫我以彼為母為父在耳故其重在父而不在母也彼已殺父則我之所以為母者既絕林氏之議當矣或曰林氏之言據明律云余後讀孔叢子有甚類之者曰梁人取後妻後妻殺夫其子又殺之季彥返魯過梁梁相曰此子當

以大逆論禮繼母如母是殺母也季彥曰言如母則與親母不等欲以義督之也昔文姜與弑魯桓春秋去其姜氏傳曰不稱姜氏絕不為親禮也絕不為親則凡爾且夫手殺重於知情知情猶不得為親則此下手之時母名絕矣方之古義是子互以非司寇而擅殺當之不得為殺母而論以逆也梁相從之是與林氏之議暗合矣又按漢武故事曰廷尉上囚防年繼母陳氏殺年父年因殺陳依律殺母大逆論帝疑之詔問太子對曰夫繼母如母明其不及也緣父之愛故謂之母爾今繼母無狀手殺其父則下手之

日母恩絕矣。臣與殺人者同。不宜大逆論。帝從之。棄市。議者稱善。

原憲曰：無財謂之貧，學而不能行謂之病。今憲貧也，非病也。是貧病固不可並稱，而後世有貧病之稱，顏延之庭誥文云：富則盛，貧則病矣。貧之病也，不惟形色羸廋，或亦神心沮廢。豈但交友踈棄，必有家人諂讓，非廉深識遠者，何能不移其植？隋紀：煬帝好讀書著述，自為揚州總管，置王府學士至百人，常令修撰，以至為帝前後近二十載，修撰未嘗暫停。自經術文章、兵農地理、醫卜釋道，乃至摘博

鷹狗，皆為新書，無不精洽，共成三十一部，萬七千餘卷。嗚呼！自古帝王之修選著述，未有若煬帝之盛也。而淫虐奢侈，亦未有若煬帝之甚也。其修撰著述，果何心哉？然不久亂起，盡為烏有，豈非天譴哉？龍門子曰：積書之多，其無出於隋之嘉則殿乎？書凡三十七萬有餘卷，未幾多散亡，不存。悲夫！雖然，臯陶稷契其所讀者，果何書哉？淵騫游夏，其所習者，果何書哉？脫有之，未必若是之多也。後世百倍於古，而立德造行，反或不如，豈非心散於博文，技貪乎廣畜，而弗能一乎？夫然，故雖甚散亡，奚必深悲哉？但得六籍存，亦足

矣。潛溪之言，可謂知要矣。蘇軾李氏山房藏書記云：余猶及見老儒先生，自言其少時，欲求史記漢書，而不可得，幸而得之，皆手自書，日夜誦讀，惟恐不及。近歲市人轉相摹刻，諸子百家之書，日傳萬紙，學者之於書，多且易致如此，其文詞學術，當倍蓰於昔人，而後生科舉之士，皆束書不觀，游談無根，此又何也？吾邦建業後，書亦甚乏，雖四子未易多得，史漢之類，諸老先生往往手寫，況百家之書乎？至今擁萬之家，指不暇屈，且清船載來者，年不知幾萬卷，奇書秘籍，皆得縱覽，而後生晚進，務

多不知本，其學術行誼，不及前輩遠矣。坡老之嘆，復在今日，此昇平之一弊風也。



